

墨韵行吟处 孝义入画来

——评游记散文集《行吟孝义》

□ 郭庆龙

当汾水的波光掠过中阳楼的飞檐,当柏山的烟岚浸透临黄塔的砖缝,一部由孝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怡萍、蒋建林创作的《行吟孝义》正以文字为舟,载着千年文明的沉疴与新生,在历史与现实的河道里缓缓前行。李怡萍以作家的敏锐与游子的深情,蒋建林用镜头的凝视与光影的诗学,共同完成了这场对故土的文化巡礼。这部浸透着汗水与热爱的著作,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旅游指南,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寻根之旅,让孝义的山水形胜在文字与影像的交织中,绽放出跨越时空的光芒。

史笔如弦,在古迹斑驳处奏响文明回响

翻开《行吟孝义》,仿佛推开一扇尘封的古门,门后是散落于时光褶皱里的文明碎片。作者没有止步于景点的表象描摹,而是将镜头与笔触深入历史肌理——中阳楼四层四檐的斗拱间,藏着汉魏的风烟与元明的月痕;三皇庙斑驳的壁画上,人类始祖的衣袂仍在稼穡的传说里飘动。当李怡萍在雨中记录临水村老人抚摸古墙的动作,当蒋建林镜头下的临黄塔在晨曦中投射出修长的倒影,这些细节都在诉说:孝义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活着的历史课本。

书中对“六壁斜阳”的考据尤为动人。作者从北魏屯兵的烽燧遗址中,打捞出尉迟恭献关投唐的义举,让军事要塞的沧桑与忠义精神的传承形成互文。这种将文物置于历史坐标系中解读的写法,使胜溪湖公园的现代步道与柏山古刹的残碑形成奇妙的时空对话。正如作者所言:“不是我们在写孝义,而是大美孝义在引领

笔墨”,这种谦逊背后,是对地域文化敬畏之心的自然流露。

文脉如缕,从孝行义举到时代精神的嬗变

在孝义的文化基因里,“孝”与“义”是永不褪色的底色。《行吟孝义》没有将这种精神符号化,而是通过具体场景让传统美德可触可感——大孝堡的晨钟暮鼓里,郑兴“割股奉母”的传说仍在香火中延续;贾家庄的三皇庙前,村民祭典时的虔诚眼神,让“以义制利”的古训有了当代注脚。作者特别捕捉到现代孝义人将“行孝仗义”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的细节,使传统美德在胜溪湖生态公园的环保活动中,完成了从历史典故到生活实践的华丽转身。

书中对红色文化的书写同样可圈可点。当镜头对准兑九峪战役遗址的弹痕,当文字还原下堡动员抗战的声音,这些历史切片没有被抽象为概念,而是与当代孝义人建设家园的热情形成精神呼应。在崇义园的人文纪念碑前,作者记录下小学生敬献花环的场景,那一刻,革命年代的热血与和平时期的安宁,在晨光中完成了一场静默的接力。

山水如诗,自然造化与人文匠心的和弦

孝义的山川形胜,在《行吟孝义》中呈现出双重面孔——既是“倚恒岳,拱太行”的地理坐标,也是“柏山烟雨、薛颀晚照”的诗意图景。蒋建林的摄影作品尤为精妙:他镜头下的胜溪湖,春柳蘸水时如工笔细描,秋叶落肩时似写意泼墨;而李怡萍的文字则如导游的低语,在介绍

“双桥流水”时,不忘提及当地老人说的“桥影如环,锁住财气”的民间智慧,让自然景观始终浸润着人文温度。

书中对“古今三绝”的描绘堪称典范。中阳楼的巍峨被解构为“四层四檐的飞动韵律”,临黄塔的挺拔被转化为“舍利光映隋代的月光”,三皇庙的庄严被诠释为“元代石雕里的农耕密码”。这种将建筑美学与文化解码相结合的写法,使静态的景物有了时间的纵深感。当作者在雨夜拍摄司马村的老墙,雨水顺着砖缝流下的痕迹,被她喻为“大地的泪痕与时光的签名”,这种诗性表达让物理空间有了情感的重量。

时代如镜,在转型跨越中照见城市灵魂

《行吟孝义》最动人的,是它没有停留在对往昔的追忆,而是勇敢地拥抱时代变革。书中特意设置“新城脉动”章节,用镜头记录梧桐街的玻璃幕墙如何反射日出,用文字描述“时代大道”如何将孝汾介三地连成发展轴线。在府前广场的广场舞人群中,在科教文化园区的实验室里,作者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共生——老人们在皮影戏非遗展演中重拾乡愁,年轻人在影视动漫基地里创造未来。

这种对发展的理性观照尤为珍贵。当作者写到“一城一河一湖”文旅项目时,既赞美曹溪河康养区的绿意盎然,也不回避古城修复中的技术难题;既记录胜溪湖生态创新区的蝶变,也提及转型过程中产业工人的再就业故事。这种兼具温情与清醒的书写,让“百强县市”的光环下,始终跳动着真实可感的民生脉搏。正如书中所言:“照片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座城

市的呼吸频率。”

赤心如炬,创作者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行吟孝义》的背后,是两位创作者深沉的故土情怀。李怡萍放弃周末休息,在雨中走访村落;蒋建林为捕捉最佳光影,凌晨守候在临黄塔下。书中那些被雨水打湿的采访笔记,那些反复推敲的景物描写,都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唯有深爱,方能懂得。当作者提及上海读者求购《文明孝义》的往事,当她写下“写孝义是宿命”的句子,这种使命感早已超越了命题作文的范畴,升华为文化传承的自觉。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书中的“文化群像”。作者没有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书写者,而是大方地展现了“集体创作”图景——老领导骑行介绍孝义,教师用文字勾勒乡愁,诗人们以诗词吟咏山水。这种开放的书写姿态,让《行吟孝义》成为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无数热爱这片土地的心灵之光。正如中阳楼匾额上的“中和位育”,这部作品本身就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生。

合上书页,眼前仿佛仍有汾水汤汤,耳畔犹闻晨钟悠扬。《行吟孝义》用文字与影像搭建的,不仅是旅游的指南,更是精神的家园。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洗出独特的品格,又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守着不变的初心。当作者在结语中写下“今日孝义正辉煌,明日孝义景更娇”时,那不仅是对故土的祝福,更是对所有文化传承者的邀约——愿我们都能成为文明长卷中,那道不肯褪色的墨痕。



女儿你好:

今夜的月光格外明亮,此刻我提笔写下这封信,心中既欣慰又感慨——欣慰于你选择扎根基层的勇气,感慨于时光流转间,我们父女竟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一种信念:用脚步丈量真实,用文字传递温度。

还记得你11岁那年,我因县里长时间的连续降雨导致土豆出现早死腐烂情况进行追踪报道,连续一周早出晚归。你好奇地问:“爸爸为什么每天总在拍烂土豆?”我指着照片中腐烂的土豆告诉你:“这些照片能让更多人听见乡亲们的呼喊。”后来在你的日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爸爸的相机像魔法镜,爸爸的文稿像预言书,他用笔和镜头改变了土豆的命运。”

二十多载新闻生涯,爸爸秉持着“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理念,深入到各种新闻事件的一线,用自己的镜头和笔触,记录下真实的社会百态,传递正能量。

玻璃门外行人络绎不绝,时不时响起几声车子的喇叭声。听着栗子叫卖声音的我,正在努力回想记忆中热腾腾的味道。下定决心要买一份犒劳自己。“这发尾褪色了,要不要试试冷棕?这个颜色显白”这句话把放空的我,一下子拉回现实。原来我还坐在镜子前,背后理发师银亮的剪刀不停翻飞,一边打量一边下手,他拿起我的发尾向脸颊靠近,并对镜中的我示意……

关于肤色的故事,应当从十岁的梳妆台说起。象牙白的液体淌在手心,我踮起脚对着镜子一点点涂抹,过白的液体在脸上有些发灰。当妈妈推开门的时候,我正在对着镜子咧嘴笑,看起来是对白皙的皮肤十分满意。她仔细观察过后得出结论,“哎呀,太白咯,像个鬼儿”。我羞的满屋子跑,粉底液的香味与孩童的笑声在记忆里结成琥珀,让人难以忘却。

上初中之后流行起素颜霜,罐子的外壳很塑料,轻飘飘的。但是我攥在手心却感觉沉甸甸,躲进宿舍的洗漱间,将门反锁,挤在手心对着镜子一点点的抹匀,然后满意的对着镜子露出微笑。可在体育课后,汗水在涂白的脸颊上冲出一道道沟壑,显得有些狼狈。直到某一天在操场跑步,斜阳照在人身上海洋洋的,汗水流

用脚步丈量真实的世界

□ 肖继旺

今年春节,你带回来一本磨破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村民们的家长里短、问题诉求。这些细节让我眼眶发热——当年那个嫌我相机沉的小姑娘,如今背着装满政策文件的帆布包走遍了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在朋友圈、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你不时会分享“数字乡村”为老百姓带来的红利。看到你在视频中的兴奋劲儿让爸爸想起你大学毕业论文里的一句话:“乡村振兴不是数字报表的跃进,而是让每个普通人的期待都找到落脚的土壤。”这份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恰是我们一家人恪守的信念:你妈妈当乡村教师,总说“课本书页里夹着孩子的未来”;我写新闻报道,坚信“镜

头笔尖要对准最需要关爱的人”;而今你的驻村日记里,连独居老人窗台上晒的果子片有几片都记得那么真切。

上周整理旧物,翻出你初中时赌气写的《我的爸爸》:“他总是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却错过我的家长会。”如今你却在视频里笑着说:“现在才懂,您教会我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小我’融进‘大我’”。这话让我既心酸又骄傲——当年那个委屈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成了一名扎根乡村的大学生村官。

女儿,你说羡慕爸爸柜子里摆放的各类荣誉证书和出版发行了《足迹》一书,但我想告诉你:你在村口调解土地纠纷的耐心,在深夜整

理扶贫档案的专注,在比赛场上推荐村里土特产时发亮的眼睛,同样在书写历史——那是属于平凡奋斗者的史诗。

平凡儿牢记家训:“俯身拾遗德,抬头见星辰”。愿你在田垄间弯腰倾听时,不忘理想的高度;在琐碎工作中坚守时,常怀初心的温度。记住,真正的新闻从不在遥远的他处,而在你走过的每寸土地、握过的每双粗糙的手掌、记录过的每个真实的笑脸里。

女儿,忆往昔,我以新闻为业,二十多载风雨无阻,只为传递真实之声,守护社会正义;看今朝,女儿选择扎根基层,这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在乡村,你将面对最真实的民生,最朴素的情感,愿你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以心为笔,以情为墨,书写属于你自己的青春篇章,成为那束最耀眼的光,照亮前行的路,温暖每一颗心。

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父亲:肖继旺

镜中人

□ 刘紫涵

过脖颈顺着肌肤跌落,我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或许皮肤与我一样也需要呼吸”。

回到理发镜前,此刻我竟看到三重时光,十岁的孩童在梳妆台前旋转、十五岁的少女坐在操场看台上思考、而二十岁的女孩子正与理发师对话。她们隔着镜面相望,发尾那一抹绿正无声的跃动。

“想不想换个新颜色?冷棕色很适合你,很显白。”他说得自然,语气平和,就是理发师职业习惯下的一种推荐,既不唐突,也没有半点冒犯的意味。我知道这只是他出于专业判断给出的中肯建议,并不是对我外貌的评价。

关于我的肤色,其实我也曾经动摇过。不是自卑,也不是讨厌它,只是小时候的我偶尔会想:如果我能再白一点,是不是别人就会觉得我更漂亮?是不是就会更符合所谓“好看”的标准?

直到随着岁月变迁,我才终于能真正、彻底地喜欢上自己全部的样子——包括那些曾经让我犹豫的部分。

我不高,但我四肢健全,每一个关节都灵活有力,能快步走进图书馆,也能在运动会上挥洒汗水;我的鼻子有些塌,却从不打喷嚏,呼吸顺畅——它或许不挺拔,但它让我自由地感受空气的流动;我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也许并不“理想”,可我身体健康,血糖正常,胃口很好;我的嘴巴有些突,说不上是“标准”的样子,但我能讲很多话,能笑得开怀,也能用它说出我想说的一切;眼睛不大,还带了点度数。有时候戴眼镜,有时候不戴,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色彩,让我读书、看电影、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的肤色——它依然是别人最常提起的部分。有人说晒黑了,有人说“怎么这么黝黑”,也有人建议我别再晒太阳,但我偏爱阳光。喜欢它温热地洒在肩头,喜欢它让皮肤泛起柔暖的

舍不得倒掉炉膛里的灰

□ 边草

父亲起来很早
在孩子们还睡着的时候,一个人
不声不响,掏出炉膛里的灰
一簸箕一簸箕端出去
在院墙下。避风的圪塔里
铁筛比我还要年长。豆大的碳,分拣出来
今天是一只碗,明天是一个盆,后天是一口锅

长长的日子里,灰在许多个早晨
爬上父亲的衣服,爬上父亲的脸,爬上父亲的头
越爬越高。父亲很少在乎
只在偶尔偷闲的时候
洗一洗衣服,洗一洗头
用劣质的洗衣粉

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久
直到有一天,兄弟们也开始早起
开始帮衬着打理生活
打理父亲的衣物,脸和头发
父亲逢人便说:孩子们大了,有了气力
可父亲还是舍不得
倒掉炉膛里的灰,舍不得
墙角下破旧的铁筛,舍不得
长长的日子里长长的累积

拣出来的破堆,从来没能大过铁锅。只有灰
在父亲的脸上和头上
积成厚厚的日子,沉沉的苍老
洗不掉。如同烙印,烙在了身上

舍不得倒掉炉膛里的灰
在冬天。在春天。父亲说
日子还有很长
很长

舞者

□ 李三处

音乐在灵魂中吐绿
节奏在生命中抽芽
舞者旋风般的一生
使舞台升起迷人的彩虹

肢体的解读
朦胧而又含蓄
力量的叙述
优美而又刚直
时尚的微笑 古典的背影
编导交给一个残缺的主题
舞者却把遗憾留给自己

独舞是一棵小草
群舞是一片树林
风霜雨雪在脚尖下体现
人生故事在手掌上诠释
当目光完成了一次整体的流动
聚焦的亮点才是情感的升华

舞者没有完美
标尺装在自己心里
舞台永远是耕耘不尽的土地
躯体时刻是流动变化的文字
汗水洒得再多还嫌不够
总有追求在血脉里燃烧

虽然掌声和鲜花
天天让剧场喧闹
但舞者的孤独
只有自己知道
走千里 行万里
洒满汗水和眼泪的舞台
永远是人生的起点

六郎寨

□ 田富全

天上有六郎星宿
地下有六郎山寨

雄浑的黄河从门前流过

绵延的山峰
曾起伏过一个朝代的兴衰

经年的古堡
至今还回荡着厮杀的呐喊

有多少粗砺的石块
就有多少杨家将将

血战疆场是意境
家园大义是诗眼

屹立不倒的杨延昭
鬼斧神工,千年的仰望

站在兴县六郎寨的滩头
我们和黄河,一起
激荡……